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

說林敘

始余之未齔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輙膝而授之經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督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刊解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捫繹若了了比掩卷則徐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撰測時方困跡蓬蒿跼蹐環堵罔訖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兢於職事肆求令甲鉤擿簋萌以圖報稱

天子隆遇視平生之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穆叔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疾首撫心恐一旦填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耆慵非盡窒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時或見一斑焉輙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德之季以迄於今積累成袠釐為十有六卷題曰識林藏之家塾於乎陟蒿華者始知培塿之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蓋展轉於培塿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蒿華溟渤者而語之人

人乎然則彖觳之論覆瓿之譏不待察士而知之矣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厖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詞偉濬今余之詮綜有年矣而踳繆無章罔敢竊附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弗以誕湧罪余則幸矣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明州張時徹題

芝園外集卷之一

說林一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行人辭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使赫然辱於敝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是以罔敢失隊頃者公子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

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且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敝邑雖小寬乘間卒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今舍曰弗問而移師於蕞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反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而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弑逆之衛而合諸侯以翦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其圖焉宋公不能對乃解四國之師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戎伐凡伯於楚丘以

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先王之命諸侯也敵國賓至
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而防其
不意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
吏則皆官正涖事載任齊常職之列國世守之
無有廢也叔父密邇甸服請當率先諸侯以藩屏
周余與二三卿士日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
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玉帛以出而
戎得遇於叔父之近郊僇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
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
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為

夫戎何厭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徼寵於武王康叔詰兵振旅而問罪於犬羊之戎則惟叔父其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余一人何敢固焉

魯會齊宋陳蔡之師伐衛以納朔周莊王使子突救衛告于諸侯曰王未知衛之罪亦未知何以勸諸侯使突也以告嘗聞之生以定名名以辨分分以章禮禮以行義國之大節也天子守之以制天下諸侯守之以保社稷無有貳也天禍姬氏使衛侯淫亂其妃匹以敗天常四方莫不聞朔親則其

子也弗懼弗懲而禍是焉廿日張說古以蠱君心一日之間而使伋壽咸齒賊刃以沒暴骨於莘父子道喪而兄弟爲屠誰之罪也洩職之不義朔也亦惟禮義是蔑與衞宗廟之以豈貪私有憾焉王之順洩職也亦惟朔之干禮敗義不可麗於五服之長也而聽以黜牟易之又豈私有頼乎政典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斯二者朔與其父實行焉王將守先王之訓以號令於天下懼遺僇於伯叔之國庶幾亦有辭焉不然則黜牟與朔也又奚擇乎難之聞也王與一二卿士朝

夕望曰朔其甚乎東諸侯其必尋盟以討朔而獻俘於我周廟將至矣豈虞朔之是以而歆滅未厭之黠年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人而有知朔之餘膺足食乎縱朔以厚賂要之諸侯安得而甘之受賂以與朔是亦朔也已矣我周又何望焉王室雖微必不相從於亂使突布其大義惟伯叔圖之

齊師遷紀郱鄑郚遂欲滅紀魯使單伯告齊曰魯之有紀也猶齊之有魯也世爲婚媾動息偕之紀之憂亦魯之憂也魯今不能爲紀重輕願大國之撫而矜之也仲孫之詰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此言大之所以待小也杞誠不能自
立豈遂不可教誨而翼焉以賜圖更其無乃非先
王之訓也乎夫齊亦大矣陸封千里帶甲百萬而
稱雄於諸侯蕞爾之杞何加損焉君如念太公之
裔冀復其獻而扶其不競使得奉守宗祧曾亦與
有賜焉如惟力是視而不於弱小之恤則朝令於
境杞將挈其妃妾子姓而夕去之寧敢與介使爭
一旦之命令杞人爲先祀之故使其季以鄉入而
大國閔然收邺之諸侯莫不歆然自寡君計之大
國若脩方伯連帥之職與其存季也則不如無翦

紀也此不惟寡君之私顧將天下之公義攸在願因君之左右而請命焉

莒人伐魯取慶父之賂魯使季友禦之辭於莒師曰夫共仲之在敝國也先君之愛弟也寵冠於諸公子久矣專魯之政而尸其兵柄先君未有選焉是社稷之所恃以爲衞者也而天降喪亂乃包藏禍心而稔章其不肖之行使圉人犖卜齮無故而交刃于黨氏武闈之間二年之中而殺二君不已甚乎夫是魯之賊也義不共天將天下以爲討而莒同盟之國也柰何畜而庇之初而曰未聞故也

則猶有辭也既其閒故矣敝國謂莒必將磔共仲之首而致諸魯司寇以獻於大廟不虞其責之賂也討而以賂是利禍也惡孰大焉今不恤敝國之戚而傾兵於我郊鄙曰必以賂爲解是犯天下之同惡而蔑棄魯也魯未能糞除宗廟而祓其不祥乃又賂以求賊天下其謂我何其何國之爲不然苟有當也寡君與二三臣何有愛焉惟執事裁其可否而賜之命

周惠王使召伯廖錫齊桓公命且請討衛曰余一人承先人之緒寄於諸侯之上惟藐末不類罔

有寧心子頹蔑其君之不競也挾五大夫之怨逞
其蜂蠆而致螫於余一人余一人危如幕巢社稷
有靈不亢不衷使子頹棄其班以出謂難之將靖
也而衛介在畿服不惟國卹是勤而稱兵於我近
郊曰必置子頹而戴之去順而助逆悖孰甚焉頹
一二伯叔共憂王室卒先義旅以翦匪人子頹與
五大夫而既伏其辜矣衛之繆迷則未有討焉余
一人相於四方非伯舅莫能卹之敢使召伯以請
大自先君桓王之辱於繻葛也裂冠毀冕以決大
坊至於今國人未釋憾焉然鄭猶知悔禍降以相

寧也未若衛之敢爲戎首也而不問余一人無以面於天下雖其存也猶之亡也不敢復踐先君之阼以忝舅氏舅氏其念武王太公之烈顯告多方而扞余于艱則周之昭穆永有賴於在伐

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於荆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於羈紲甞有貳也楚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者返其國陪臣濤塗恐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材大國將以爲討率然討曰

兵而出於東方覿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他
也無亦謂陳之削弱鮮兹耄倪不足以薦頸於斧
質也而歆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
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
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携而字弱庶其赦我手而辱
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
如援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篋弗碎矣惟君徼
福於我虞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臣則
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中釋也而歸諸寡君
告諸社而僇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於

郊譙備牲牢以俟
宋襄公帥師圍曹曹人辭曰昔我周之王也立九
伐之法曰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須
諸五服司馬職之而糾其不率小大庶邦是以各
守其封而和其民人非玉帛不相見也王室既
衰矣諸侯力政而伯業興焉亦惟先王之號令典
章是布是崇而匡其弗逮豈敢私有逞焉夫自君
之擅寵於諸侯也齊桓之屍未寒而遽伐其喪廢
長立少使無虧不得其死人曰是盟主也何罪之
有其嗣亦何罪之有而忍於加之斃乎君方稱大

義以勸諸侯而乃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人未見福也而皆禍是仍諸侯又何賴焉
寡君聞之國之立也惟德是視不以大小犯義不
祿背信不祥天之道也昔南之盟矢其載辭而要
諸鬼神遠近莫不聞令口血未燥也而卒然辱臨
兵車環圍我城郭斷絕我樵採震驚我宗廟怖慴
我人民其馮犯淩暴誰將甚焉寡君與二三臣撫
膺而圖無所知罪惟執事命之君如以德撫諸侯
而誅其不恊四方之國敢不惟命是共何有於曹
共曰不然而惟暴令之張也則敝邑雖小能無[illegible]

困敝之國乎詩曰無棄爾輔輔貟于爾輻屢顧爾僕
今敝邑亦大國之輔也須君之貟而顧之也君如
終棄寡君寡君無所逃罪矣諸侯惡宋之威亦且
懼而謀宋曹而朝亡也宋必夕亡於君又何利焉
君若無禮曹也亦諸齊楚秦晉而可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宋捷魯僖公使襄仲辭曰寡君
聞盂之會矣謂諸侯以玉帛相見也而不虞其相
尋於干戈也嘗聞之講信脩睦則有會盟服叛討
逆則有獻捷二者異物不[illegible]爲用也今以好會諸
侯而終之以逆無乃不可乎夫宋先代之後也我

二三[illegible]不敢辟焉今合[illegible][illegible]以修明會而徼寵於大
國大國知以爲危則不如無許也既許之矣而伏
甲以要之執諸壇坫之上而又伐其國寡君爲
未知[illegible][illegible]計乎大國不寧敢[illegible]而遺之[illegible]寡
君與二三[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覆
圖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寡君[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好也[illegible]一伐宋
逃寡[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也而少[illegible]然其大國賜若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之國[illegible]物[illegible]傷其類
而以國[illegible]繼大國下以爲[illegible]其若[illegible]人之弗直何
謹使遂辭諸使者假大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

魯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子雍焉楚使申叔戍之齊孝公言於魯曰昔周公太公戮力同心以夾輔周也股肱耳目實先後之成王不忍離二公之歡而封諸比壤盟而遣之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二國是以代爲昏姻勤卹患難而匡其不逮至於今豈有異焉我桓公九合諸侯戎狄昇膺以翼戴王室衛之滅也投擾撫刃而蹶然以輿親犯霜露驅除強狄芟刈蓬藋而以立衛之社稷又城楚丘而居之衛國忘亡是我有大造於衛也先君之棄也肉未及寒而衛乃合諸侯以伐其喪怨以報德惡

莫甚焉魯只尺也而不知之乎夫齊之讎亦魯之讎也敝邑之望曰他不可知即有難也以交以義魯其收恤我乎今魯非惟莫衛之讎也而翕然親之今日盟于洮明日盟于向是反先代之盟而篾棄齊也我二三大夫聚而謀曰魯甚矣猶之亡也奮而一決我是以有西鄙之師而魯不悔禍稱兵深入我是以又有北鄙之役既而展大夫辱於敝邑申以先王之命責以桓公之功寡君聞之不敢信宿而卷其櫜鞬以退豈敢有所逆焉不虞魯也必其憤之逞也而乞師於豺狼之楚攻穀而取之

敝邑不足恤獨不念成王之命乎不惟是也且又置雍而輔以易牙焉曰以爲魯守又重以申叔之戍是誠逼鄙我也是誠臣妾我也齊則不競而啓不已過乎夫易牙我之亂臣也而雍我之群公子也晉不以爲討而畀之穀以偪齊是道其臣子以叛也以魯之國其無雍與牙爭龔而[illegible]猶懼其萌而況滋以啓之乎啓而亂又何禁焉君如反而不縮其遠[illegible]楚而去之[illegible]遏而甘心焉敝邑猶將激[illegible]以無[illegible]所好也若必欲遂有[illegible]其二三臣

奔告于[illegible]以與魯決
一旦之命[illegible]
楚穆王[illegible]晉[illegible]昔我成王念文
王武王勤[illegible]而封於荊蠻
昨以子男之田[illegible]以其遜也而
自它於中國縱暴[illegible]之會盟僭號稱
王以蔑棄我王室[illegible]王室未有討焉
楚非惟莫之懲也又[illegible]殖而興師伐鄭
齊桓公不義其為[illegible]國之師而擯之
責以包茅之貢楚懼[illegible]其罪而使屈完亡

盟於召陵則桓公之功也已又行無禮於宋我文公不敢寧居而馳驅於城濮會四國之師以討曹衛楚乃反旆以退而先代之宗祀獲全則我文公之爲也不穀賴天之靈以守社稷亦惟王室是亢而保有先公之隊緒不敢越也亦不敢捐也今楚乃肆其鴟張而迫脅我與國欲翦焉以益其藩籬是奴隸我中國而謂兵之不復南也不穀實有憾焉且商臣之弑逆浮於梟獍是天下之賊也我則弗討而彼乃得逞於江漢之間震驚遠邇縱諸侯不以爲僇其若桓公文公之烈何如天子有命則

何以對焉不穀不敢康允我伯叔甥舅之國其共圖於卿大夫念方夏之弗振也夷狄豺狼弗可長也而僇力同心以扞大憝泰甲出武關而東齊略陳蔡而南不穀與二三臣悉率敝賦從魯鄭宋衛而環諸方城之外不穀將親鼓之所不能服楚者無以復享於我文公之廟矣志曰師直爲壯以諸侯之衆而加諸弒逆之商臣楚雖勁其若我何頑速厲乃戈矛湊乃糗糧方車而馳以臽於楚郊救火懍懸在此舉也毋使沂人怨我曰親我以爲犀而棄以即諸夷告急之使踵相接也而褎如充耳

其何賜之亦江而滅也楚日益張寇滋深矣中國豈得釋甲而寢乎惟諸侯圖之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歆以爲君既而背之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皐方在襁褓恐不足以承乜咎隊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爲君憂願徼福於君奉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諸大夫曰有君而求君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弗聽寡人曰豈其寘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郤之難而與之徒衞以

入亦惟晉社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旋復背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闘之曰晉曲甚矣如而自焚也必將謝我以文辭薦我以玉帛牢醴芻粟勞軍於境上而乞盟於寡人晉之罪將可說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實而竊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求而背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者有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況兼而行之乎寡人規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喪不武以詐禦詐

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為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其遠圖焉葬苟襄也顧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魯文公十六年晉會諸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誅伐齊也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季文子以書貽趙宣子曰舍之為君也告諸天王名在諸侯之策矣商人尊也而梟獍以逞厚樹黨焉而篡之又不已而辱其君母其若昭公何其若國之綱常何夫舍我之自出也齊恐我之弗直而以為討不惟使命之修而乃赫然以兵壓諸境欲以扼我之吭而箝其口是謂魯之不國而大蔑之也我方以為大

僇賴大夫之靈會諸侯而盟于亳敝邑之望曰齊其彰矣商人必伏其辜而我叔姬之寃且釋魯其猶有賴乎不虞賂之是甘而斂師以退也夫以大義合諸侯而終之以賂是以溷滌溷也庸愈乎晉國之政子實尸之進退臧否豈異人任今見義不爲怯也以賄反令貪也縱亂黨逆悖也此其罪不在他矣使諸侯而無人心也則可如而有之必曰以無益之貨而易滔天之惡晉之志不在諸侯矣各有怠心以行其欲而晉孰能禁之政之布也其能出諸國門之外乎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既又入州來季文子貽書於
欒武子曰晉諸侯之盟主也子實佐之若填撫小
弱圖扞外艱謀其不恊而保固之以長方夏夷狄
雖强孰不震讋各奉王制以慎守其封疆豈敢以
一矢相加遺也昔齊桓晉文之覇也亦惟勤恤諸
侯而寧其患難朝夕於奔走夫豈有所憚焉至於
子之君而怠矣吾子又不能恢章信義而匡其不
逮手柄威靈而弛之使僻遐之吳憑凌中國而虐
我友邦誰之咎也郯而既成矣師未釋甲也而又
入州來載肆干戈以逞其欲尚何我之為忌乎行

父聞之樹德莫如近防患莫如遠申公巫臣之竄於晉也以子重子反之故而欲假吳以釋憾遂承使命以往而教之兵車教之叛楚晉之長技吳實用之自今已後吳將稔晉而不虞矣四鄰之國能無州來乎是薄於損楚而厚於臧晉撤遠防以市近患也行父戚之夫巫臣之惡天下莫不聞大國不以為僇而寵之爵秩又使得通邦交之好崇奸長亂則何以訓焉吾子晉之棟也三軍之命胥子是尸不知巫臣之啓釁不智也知而縱之是不忠也如此不已晉其替哉晉以霸長諸侯而至於子

而替之無乃不可乎子若徼福於文公襄公不忘其遺烈擯巫臣而出之率先與國以共扞吳也則諸侯猶曰朕幾有賴乎王室亦曰猶有賴乎行父曷敢不宣子之明伐

晉厲公爲沙隨之盟辭魯成公不見臧武仲言于郤犨曰寡君不佞不能訓其二三臣而僑如敢行無禮以辱宗廟國人莫不慭寡君以集蓼之故方廩然覆隊是虞如蹈淵氷緊朝夕之不保尚何宴安之懷乎大國之徵師也寡君遽出敝賦於郊而膏秣以聽命寧有貳也壞隤之待也以僑如之辛

發患在剝膚也而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豈其得已焉寡君辱從同盟之後謂大國必不昵逆臣殺然斬除之而懲其不令不虞其右而助之也夫僑如何信之有以季孟之軌已也而欲去之翦社稷之衛以逞其欲乃又以寡君爲貨也悖孰甚焉大國如將聽之寡君則不得復事晉矣而僑如實專有魯也以臣黜君以逆廢順無乃不可以令乎雖吾子之愛僑如也毋亦匡其淫僻蕩滌其過以延叔孫之祀豈宜犯天下之不韙而益之毒也夫魯之事晉何所不可雖吾子何愛於僑如亦何惡於

季孫孟孫惟吾子終圖之敝邑將聽命焉

衛孫文子甯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產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執則天下覇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位十有八年矣行父與殖執圭繫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僇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恩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子乎今徼寵樹私駢首以僇公臣身之不出而君是焉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

軥衛侯類死而僅免其去弑也有幾僑之閒故也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於上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計之未有所决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灾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令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與行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戕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

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久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
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為晉計獨不為子之家
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
以不忘先烈吾子何那為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衞亂也
魯昭公出居鄆子家懿伯貽書於晏平仲曰天禍
魯國寡君不得撫其二三臣以為諸侯憂難之與
也寡君相於四方而圖其所庇左右曰晉兄弟之
國也世為盟主諸侯莫強焉其必能恤君矣則吾
舍晉而何之辭也亦云寡君曰不然救焚莫如近

齊曾隣也且甥舅之國豈伊異人昔桓公之覇也興滅繼絕小國忘亡至於今賴之齊之威靈猶未有替焉豈其於敝邑而忘前人之烈且齊之公卿受于寶賢君與用事者之所委心也曰豈其不聞嘗臾吾之績而光大之乎是以跋涉而來以聽命於大國謂朝夕其收卹之也今淹恤在外五年于茲矣寡君與其二三臣草舍寢食不得遑於行旅而命之不易猶未知所底羈也患焉野卉之次君來辱命曰君之憂寡君之憂也我是以引頸而望不敢他圖以大國之靈若惠貺寡君其何有於季

氏乃非魯是圖而鄆是焉圖是病言之食而玷以
是為解也既而君有令曰我將納魯君必無受魯
貨矣寡君與二三臣再拜稽首曰非齊君不足此
歸有日矣不虞申豐之間得行而君遂惑於子猶
氏代成之役其以寡君為護也大夫亦不聞一言
之惠他又何賴乎夫寡君朝夕立於齊之朝隣國
莫不聞亦以寡君委之齊矣今莫我鳩也而覆有
厭心備禮以饗而宰夫寔司獻焉高張之嘻也又
以主君為目婚媾之國而一旦甲之有如裔夷雖
寡君自以為罪然大夫亦不知其不可乎昔黎侯

失國而寓於衛衛人弗恤也而黎之臣子賦之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盖深望之也既而不至則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望而諷矣而又不至則又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諷而怨矣然不於其君而於其臣謂股肱耳目實顓尸之所以歸憾也今寡君之流離終不得徼惠於大國非吾子之怨而誰怨乎嚮也聞之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義也非寡君之過以相求也以吾子之哲而允績於先大夫則惟所圖如不念太公桓公之烈而

韓我周先王五侯九伯之命亦惟所圖敢不布以
腹心
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晉陽之城再援趙襄
子乃使人見韓魏之君曰無恤不佞不能事社稷
宗廟以爲君憂無所逃罪然自昔先世徼天之靈
得與君之先公翼輔晉室盟及子孫無相害也無
恤不能事君豈遂不可訓誨不虞君之深過之也
夫趙之與韓魏猶一體耳趙朝亡韓魏必夕覆夫
智氏何厭之有君若不念無恤獨不爲君之宗廟
社稷計乎無恤聞之東方有魚其名爲鰈比目而

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爲鶼鶼比翼而後能飛西方有獸其名爲蟨與邛邛岠虛比肩爲之齧甘草以食即有難也邛邛岠虛負而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爲彼也亦爲我也今韓魏之於趙豈異是哉惡之剝膚謂君必將犄智氏而角之以撫有三晉獨柰何嘘其燄而膏之斧夫趙之滅在旦夕矣滅趙而有利於君則爲之如其不利盍姑存之乎削其土地使得奉社稷君之賜也不然而辱在倍臣則惟命又不然而降爲奴隷

亦惟命君其試爲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孟談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芝園外集卷之一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二

諫諍林

齊威王視朝謂即墨大夫曰寡人下令國中求直言者至切矣二年而莫有應者是臣下負寡人也即墨大夫曰以臣觀之非臣下負王是明王之不好直言也今夫酒食人之所愛也然人之相見必推其所愛而勸令飲食以其所欲在此故也使王之歎言有如酒食也人其孰有不進王乎今下令三年而國中無應者是所以明王之不好直言也

季武子出見絶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畊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官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已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絶流哉

晉惠帝之時爵禄無章功令不核每朝會貂蟬盈座政令不塞劉子真作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

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但案官次而舉之所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

覺而改之難彰先君之過乃下令曰寡人好聽竽聲甚於先王歎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竽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言甚切至而時不能用晉室不競有由然哉

楚襄王田於孟諸之野見穫者曰歲稔乎曰薄甚矣王曰此沃土也雨暘時若徒役不興何云薄乎穫者曰小人之治田也下因地利上順天時中盡人力竭率一鍾焉然而有不可必者蟊螣害之也

一不幸殘其本根傷其心節𥳑雖碩十不穫一矣

國亦有之昔者先君懷王以土地之廣社稷之靈

威加海內諸侯莫先焉而以鄭尚處中上官大夫

公子蘭之徒處外屏蔽聰明譖殺忠賢是以計舛

施逆客死於秦為天下笑令王欲治楚國臣願王

之去其蟊螣也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

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

可故日中為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

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

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馮凌威福而得志於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託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旨雷同附和孫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歎治者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魏其侯竇嬰以平七國功封喜賓客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諸列侯莫敢與亢禮時田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武帝即位魏其爲相

武安侯蚡為太尉後以竇太后譴並免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已而武安為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引而怠傲魏其日默默不得志其舍人說之曰僕聞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

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令夫權勢賓客非公所素有也有之其暫耳令而去之乃反其初而又何戚焉魏其不聽日與灌夫相為引重引繩批根諸所去已者卒忤武安侯及灌夫既族乃有蜚語聞上魏其遂論棄市渭城

衛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

矣如瑕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
瑕者君之賊也炎在其爲愛蠹宅木而居之死生
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夫
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
爲否焉爲君所謂否而以爲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
蹇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譴不恤君疏
不怨是厚爲其君而薄爲其身者也無已則遽伯
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宰物苟便於君而利於
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咈於君則委曲而通之
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

予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酖毒不可邇也藥石針艾不可厭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默然

晉惠公歸自秦既得國而背秦之盟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請粟於晉弗與而欲伐之謀於群臣群臣曰此天與之時也逆天不祥失時不知蒐乘簡卒乘秦之弊而蹴之彼弗勝矣慶鄭曰不可秦婚姻之國也於我有厚德焉昔君越在草莽介然羈旅非秦孰收卹之且公子在國不爲少矣側有睥睨而幾倖重器之及有晉

國者實必在君卒主社稷以撫群臣秦之力也今盟未寒也而背之君獨不觀夫鶻乎冬而攫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而縱之鳥往東也則是日不東向而搏西也則是日不西向而搏其於南北亦然盖不欲傷其所德也今秦之德君豈直爪掌之燠而已哉君奈何欲搏之夫背盟不祥伐德不義動而弗順秦雖災不可蔑也禍將至矣公弗聽大興師以伐秦兵敗於韓原秦執惠公以歸

唐明皇生日有獻寶鑑爲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

金鑑録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以不肖卿言知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也若鵠之與烏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蘼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姦若甘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芎藭與藁本之類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爲裏倒上爲下國其能無危乎帝曰諾時李林甫獨用九齡盖陰炸之而明皇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絛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

問鞅與范睢孰知乎曰睢勝鞅也曰君侯之知范蠡也豈非以其知越王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平也而逃之五湖以遠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睢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以自代而免於車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仍為計也不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所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之主而生太平之世庸語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不自量獨不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華篋被之文繡主人蹥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

不敢覩視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柴車轢而過之蘇者取以爲爨而已今君侯已陳之芻狗也轢而爨之者至矣而猶以爲無虞乎且夫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物之理也功高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逋不自以爲安乎而終於碎首而虀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許負之言乎不聽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魯昭公出奔齊齊侯唁之於野井辭曰寡人寢處不寧以憂君憂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於君寡人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君命之公喜子家子曰公無喪邑公曰寡人不能守先人之社稷齊侯不忘先盟而憂恤之肅逆諸且千社重祿也托大國厚庇也徼之不得而何以辭為子家子曰臣有小喻昔河伯遊於東海海若賓之貝宮娛以蜃樓為雲門之樂以饗之介鱗之族各以班見三月而不絕河伯樂而忘返曰若是其大乎萬流納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涸白靈效順而衆寶叢生孰與瀸瀸一勺者乎舍是吾無歸矣從者諫曰不可夫以河視海則大小懸殊也以君視海若則偕之為君

也南面而制其封疆奴隸聽命焉何弗尊乎而甘爲臣僕也且夫河之爲德也川澮宗之而成澤霖雨過之而成潤飄風不能蕩其波蛟龍不能徙其宅蓋與元氣並運而與天地同久者也今夫海不擇小大不別清濁而來則受之鯤沫汪洋鯨波瀕洞腥臭不可聞穢德彰矣而君柰何歆處之不聽已而東海若與西海若鬬日尋干戈使天吳驅河伯以爲先鋒河伯懼而不從海若大怒乃竄於赤羽之山立槁而死今魯國雖約固周公之裔而王室之懿親也即有難不援一甲且其威靈猶足以動

汶內而亢其不秉何賴於齊夫齊無信之國也高國用事政出多門矣而君欲恃以為安臣恐君之為河伯也公弗從已而伐成不克居鄆鄆潰遂客死於乾侯

楚申須攻申韓之術以干楚惠王惠王說之寵以左尹之位國事必咨焉門方之賓客至者非申須莫之通也王孫卬謂之曰子以為濡需與意怠孰愈乎申須曰何謂也王孫卬曰夫濡需者附豕而生者也奎蹄曲隈乳閒股腳擇疏鬣而處之自以為廣宮大囿怗然安矣屠者一旦鼓臂利刀布草

操煙火而屬之須臾之間能無俱焦乎彼意怠之爲鳥也引援而飛迫脅而棲翂翂翐翐而無能也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而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之若子將資擇焉夫子之事王亦豕之濡需也而豐祿厚寵亦子之曲隈蹄鬣也竊恐屠者之操烟而覘其後也亟去猶將及焉矧張三寸之舌而竊一國之柄怨讟叢道路側目禍其能免乎已而白公勝作亂謂惠王之選巳也而中須實甚之首攻其宅殺而尸之於市

吳太宰嚭好賄而不恤國事東門周說之曰臣之鄰有依沃野而居者工樹藝以為業隨其宜而布之無隙地焉其收備也課其勤惰而厚薄其上者五之其次三之其次倍之呰窳而敗群者弗畜也山林原隰之利是以獨先他農而牲又節畜牲牷充於牢而不食肉刀布盈於藏而不衣帛筐篋委積而行不敢有乘馬富遂甲於國中鄰人死其子反之蠹籠天下之珍異以充羞服而備不備弗復問也其老傭告之曰某田當耨矣某林當芟矣盍亟諸不聽旬日又告之曰茶蓼甚矣榛翳茂矣不

治後無及也又不聽朞月而又告之隣之子大怒以爲溺巳也挾而出之他傭孰其如此也乃賄其左右日飽食以遨又竊其穀粟市醪肉而啖之不足則又盗諸聚落而獻其餘隣之子大悅聚落之人欵門而白其狀左右曰是禦盗過嚴盗不得逞也而反誣之柰何聽焉歲收其田林之入什而不及一隣之子孰計籌而詰之左右曰先人非能鬼將而神運也用地力者竭矣能無窮乎隣之子卒不寤家日益落而傭之盗益甚聚落之人不勝患皆集而訴之邑大夫邑大夫稔聞其狀也收而繫

之於獄隣之子被掠而死令宰之所使治於四境者皆隣之儲也而帷幄之士則皆隣之左右也民弗堪矣一旦苟有訴於王能無被掠而死乎既而越滅吳越王以大宰嚭爲不忠也誅之而歸

唐明皇聞潼關之敗懼而謀於群臣楊國忠遂進幸蜀之計李勉諫曰不可夫虎百獸之長也在山則威走而適壙狸犬掎而咥之矣龍百蟲之長也在澤則靈蕩而失水則螻蟻爲之制焉城郭宮闕固天子之山澤也威靈於是乎出焉而柰何欲去

之臣故西鄙之人也栗氏黨氏則其豪族也大業

之亂盜賊橫行而掠於四郊之聚遠近震恐黨氏
聚而謀曰居亦死出亦死然孤死而正首丘不如
居也且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有家也能有身乎
乃相與收積聚增垣墉貯臧獲誓子弟具礮石利
弩戟晝夜設警乘墉而守盡散其所藏以饗鬬客
栗氏見而咲之曰此猶以毛觸熖速之燼也遂委
其室於臧獲盡挈其妻子而去之既而盜果大至
攻黨氏黨氏捍之者五晝夜子弟之死傷相繼也
而鼓音不衰盜疑而舍之遂得全其家攻栗氏臧
獲遂潰盜盡掠所有而焚其宮室臧獲拾其餘以

竄棄氏返而無所歸也皆行乞而死今陛下以天子之威非匹夫比也而城守宿衛之士非特子弟臧獲也堅壁而守出尺一之詔徵兵於四方其孰敢有不應者乎而輕棄宗廟社稷以為天下先臣懼陛下之為梁氏也帝惑於國忠而不聽賊遂入城刼府庫焚宮闕悉如勉之言微祿山之內變肅宗之中興唐其復能國乎

隋煬帝飾詐矜能愎諫自用群臣有進直言者貶斥相繼或至誅死高熲請間曰願有効於左右請先罪而後言乎抑言之而伏罪乎帝曰第言之熲

曰臣聞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仲虺之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之所憂而君以為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今陛下謀事未必當智未必勝群臣而誹遂

諫争之士其去二君者不亦遠乎隋之社稷亡無日矣語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可不畏哉帝怒而不聽已而帝所幸妃私於后曰外議洶洶變亂將作亟言之后曰審如是盍遂言乎妃果白帝帝曰此豈汝所宜言遂殺之已而又有告后者后曰事已至此可柰何哉未幾帝遂及於難而隋亡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焉晝計事於宮三而得一焉夕計事於寢五而得一焉用心彌勞其智彌詘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開耶抑出謀忌於過者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

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管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闔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須臾而彌綸乎遼邈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孰有思而不得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詳也亡識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目益明也締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是故以宮視朝則宮為肆矣以寢視宮則寢為肆矣方其嚴也則神明內宅汎應而不迷其肆也則氛𪏽交侵求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二乎王欲詳事無亦致其精而已矣

客有薦士於相國者相國曰諾吾將求之朞年而不用客復見相國曰某誠賢士也公許求之矣朞年而不用豈以任者非其人耶相國曰天子不以僕爲不肖俾秉國鈞四方之士近者望其顏色而遠者孰其姓名其治行表著者吾旌之操履竟聞者吾達之然未有以某言於僕者也語云馬服知劍砥知鋼僕是以慎之客曰昔曹相國之相齊也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者或謂曹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與先生爲

之先賈生曰愚恐不及敢不自効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其自爲娶則何取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賈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則欲其不嫁者矣今取士也獨不取其不仕者乎於是曹相國因賈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而厚客之今天下一統豪俊多矣而必欲一一以姓名通於相國吾恐東郭先生之徒終不至也夫驥罷鹽車非無材力也不遇伯樂故也蘭芷生於

千仞之堅雖有馨香不得聞焉爲之雕檻貫以易馬矣惟相國圖之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衆若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唾涎而歎一桼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說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

之間鐲鏤行爲孰肯以頸嘗之乎

王莽建國之後訛言繁興災變頻作河決魏郡瀕河蝗生春雨雪而竹柏枯夏隕霜而殺少木大風拔樹黃霧四塞諸妖異之物不可勝紀夷狄怨畔攻剽内地群盜如瑯邪呂母臨淮瓜田儀之屬四方並起莽乃召故大司馬孔永而問之曰予受天明命以有大夏深惟萬幾之多艱與群生之不易並建材賢以匡王室即位三日而封公者十一拜卿大夫侍中尚書者凡數百人既而從夏商凡州五等之制封諸侯一國上有八百附城之數兆庶

之以褒顯仁賢章明黜陟同好惡而安元元謂庶幾於治古矣乃者天變未鑠而亂民且逞豈用賢不足爲治若此乎孔求扣頭對曰昔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南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是主君未之好耳何患乎無士耶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爲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

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嘗聞之堯用四岳舜用五人武用十人而天下大治今陛下之封爵蓋不啻百倍矣然而政龎而今率民生日棘而天怒日甚者則以所用非其人故也使責餅烏人之徒得厠其中又安足以爲鴻鵠腹背之毛乎

晉獻公立以武公得國之日淺患故晉之群公子盡殺之乃起兵伐驪戎滅霍滅絳滅耿已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已又滅虢滅虞威震諸侯荀息見

公曰晉其安乎荀息曰以臣觀之猶累卵也公懼然曰然則寡人之威猶有不懾者乎荀息曰懾矣未可以為安也臣聞之國有三威亦有三數君知之乎謹法制修禮樂明舉措溥愛利使百姓親之如父母而畏之如神明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民威此所謂道德之威也嚴其厲禁信其誅殺其癉惡也猛其刺過也察使民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如雷霆之震如烈火之燎此所謂暴察之威也刑以喜怒不以是非誅以好惡不以枉直廢天之經反人之理憂愁而忠諫者奴僇之窘辣而出亡者

族滅之此所謂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强衆之基也暴察之威危弱之本也狂妄之威滅亡之階也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今君五滅諸侯四隣震蕩而驕傲諸公子唐叔之裔十不存一二矣太子伏劒於新城一嬖寵身於梁翟而君猶未之悔也此三威者君何得焉獻公默然其後遂有奚齊卓子之禍晉國亂者數世

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壓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為陂池怨口滿國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為司城子罕何如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然則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數與則可曰聞荊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今民之廛非若南家之墻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柰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讟無

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語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故人臣之惡莫大於樹黨而其速禍也亦莫大於樹黨古人余炯戒蓋足徵焉昔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語之故遂殺子南于朝而轘觀起于四竟棄疾自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遂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今夫徼寵擅權竊持政柄植私門之桃李而網四方之苞苴豈惟多寵而已哉方且侈而張之蓋未有以申叔之言相告者也

執政有惡後言者所私欲說其人則曰某於公豈有宿怨乎其言云云如其宣也將不利於公竊爲公惡之蚤圖焉執政不俟其言之終也勃然而怒遽以事媒其孽而屏之甚者加以大僇壬佞憸其所爲也投其間而日構不已中外側目焉客有親愛者款曲而說之曰公亦聞子產之語然明乎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戚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是以子産之政天下稱賢焉今夫醯能聚蚋而腥乃集蠅恒人之患也惡石今生而美疢滋毒禍福之分也當國秉鈞誰能無過人有言也招之弗得而況罪之乎頼明公加察焉執政聞之大悟乃不聽讒

或問於石瀆子曰人之惡孰爲大曰愎諫爲大曰

人之禍孰爲先曰愎諫爲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出奔道饑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腵脯焉喜曰何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是觀之二氏之愎諫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

勿使神者與族人之言得入豈無有以彌縫其闕而固其宗祊于不光遄也而深回昏濫以嚣其欲其不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爲忘則孰肯投其所惡以速哭于厥躬乎鄒孟氏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古以來以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鄭公與頹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